

1033-627/4

兒子們歸來

弗·沃尔夫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7

弗·沃尔夫

兒 子 們 归 來

陈正心译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·上 海

Friedrich Wolf
Heimkehr der Söhne

根據 Aufbau-Verlag Berlin 1951 年版本譯出

兒 子 們 歸 來

弗·沃尔夫 著

陈 正 心 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查號

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 號 1032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5 9/16 字數 110,000

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0,000 定價(5) 0.46 元

本書介紹

這一部長篇小說是德國現代進步作家、國家獎金獲得人弗里德利希·沃尔夫的杰作。

沃尔夫生于一八八八年，死于一九五三年。他是醫生，同時也是知名的作家。憑他的醫學和文學，他一生都致力於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鬥爭，工人的解放運動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統一的事業。他的著作甚多，但是每一本著作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，同時還產生深刻的政治效果。

沃尔夫在戲劇方面，貢獻最多，但是在小說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偉大。他最著名的四部長篇小說是：兩人在邊境（一九三四），俄國皮大衣（一九四二），兒子們歸來（一九四四）和飛碟（一九五二）。

兒子們歸來和俄國皮大衣是姊妹作，雖然兩書出版的時間相隔數年，主題卻是一個，就是描寫德國納粹向東發動侵蘇戰爭的時候，德國本國人民所遭受政治的壓迫和生活的痛苦。因為這個緣故，在一九五一年出版沃尔夫全集的時候，兩部小說合印成為一本，題名為沒有迷途的人們。

兒子們歸來故事發生的時候，正是納粹侵蘇戰爭總崩潰的前夕，同時在國內人民反抗的情緒日益增高，使納粹匪幫窮於應付。

沃尔夫在這部長篇小說中間，以生動感人的語言，描寫柏

林城一个小公務員的家庭。他的兩個大兒子都从东方前綫獲得休假回家的机会。最初一家人都非常慶幸，但是在欢乐当中，作者已經巧妙地表達出各方面矛盾的痛苦——兒子和母親，前方和后方，政府和人民，謠言和科学，理想和现实——处处互相冲突，形成尖銳的对立。書中主要人物的思想覺悟逐漸提高，最后公开鮮明地表示激烈的反抗。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，就是第三个兒子艾雷希思想轉變的过程。艾雷希代表当时德國最容易中毒、不容易改变的天真爛漫的青年，他的覺悟正是真理戰勝的象征，同时也注定了納粹整个反动政权的崩潰和复滅。

这一部長篇小說过去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曾經發生偉大的影响，但是它的影响決不僅限于过去，就是对于現在和將來也还有深刻的意义，因为作者在書中指示我們：侵略的战争必然失敗，專制殘暴的政制必定滅亡，謠言敌不过真理，尤其是全世界人民对于和平的願望，形成了一个不可戰勝的力量。

他們种下了風，
收穫了暴風雨。

俄國皮大衣

目 次

兒子們.....	1
希騰赫尔蒙教授.....	12
一切和从前一样.....	18
蕩过柏林.....	24
吳尔茜.....	28
冲鋒隊副隊長哈塞.....	33
一个小小的問題.....	37
媽媽!媽媽!.....	44
“你应当作我幸福的明星”.....	49
在石棺材里.....	59
銀球.....	74
只要有一次.....	80
“你們把他的生命偷去了!”.....	88
彼得和母親.....	95
柏林在燃燒.....	102
复仇之神.....	109
艾雷希.....	111
雪球滾动了.....	126
“听你母親的話罢,我的孩子!”.....	130
燒毀了.....	135

恐懼和勇敢.....	140
小河.....	147
兩個戰士.....	151
秘密警察首長哈倫彼特爾進行干涉.....	157
“你們把我們的孩子弄成什么样的人了”.....	166

兒 子 們

一

这是一个奇迹。这是一个幸运。在周圍都是禍灾的当中，这簡直是一个不可以理解的幸运！

稅務稽查員波格尔的兩個兒子同时从前綫告假回來。家里沒有一個人預料到。早上老大海英慈到了，他是一个坦克兵团的下士。晚上彼得像从地下鑽出來的一样，突然站在房間里，彼得是一个步兵团的少尉，今年二十二歲。他們那个小小的住宅位置在柏林西北區，离勒尔特車站不远。母親在彼得第一次拥抱她之后，努力隱藏起她战栗的快乐，在厨房和兒子們的臥室之間，像暴風雨那样地冲來冲去，料理家务。老波格尔刚从办公室回來，大衣也沒有脫，只顧審視羨慕他兩個兒子，他們都高过他一个头了。他驚异地觀看海英慈，海英慈穿上一套坦克兵团的黑色軍服，上面鑲得有標誌下士軍銜的銀色綫綫，挂着獎章和其他的徽章。老波格尔驕傲地望着彼得，这位年輕的步兵团少尉胸前挂着一級鉄十字獎章，突击步兵团的徽章和榮譽軍人的証章。

艾雷希是他們三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，今年十五歲，他是駐在騰柏尔霍夫高射炮中隊的一个防空服務員。从下午起他就緊緊地纏住這兩位前綫的战士。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沒有值班。他一步也不離開他兩位哥哥的身旁。他也穿上制服，穿

上防空服務員青灰色的軍裝，拴起皮帶，佩上希特勒短劍，帶上希特勒少年隊的臂章。他要從彼得那兒知道一切的事情，一切事情詳細的狀況，他想知道起初在奧雷爾夏季會戰中彼得怎樣受了輕傷，後來在梅里托波爾巷戰中他又怎樣受了更重的傷，他的獎章是怎樣得來的。

彼得肩上中彈，在維也納一個醫院取出碎骨之後，他得着了十四天的休假，回家來看父母。可是海英慈只能停留三天。在基輔爭奪戰中，他那一團人遭受了重大的損失，必須要重新建立一個裝甲的隊伍，他正從柏林路過，要到邁因慈去整編。他的長官多少有點不放心，只准了他三天的假。

是的，這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幸運，兩個兒子會同時請假回家！在這種時刻，三天或者三年又有什么不同的意義呢？他們一家人再也不想到時間，他們跑來跑去，他們不斷地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他們把最好的東西搬來，他們完全擺脫了平常生活中的奔忙和單調，他們好像被快樂的炸藥炸在空中一般。只有母親一個人大部分的時間還停留在地上。因為洗澡的熱水爐子壞了，她替孩子們提了一滿桶熱水來，再把他們舒適的訓練夾克披在椅子上。可是波格爾爸爸堅持，他們不能穿訓練夾克，他們必須要穿上軍服，佩上徽章和獎章。到底他們是“他的”兒子呀！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他總覺得他們是“他的”兒子，其實他自己本人身材矮小，瘦弱，一點也不像一個軍人，他是一個頭髮斑白、臉皮干枯皺縮、標準的長期坐辦公室的老職員。兒子們的身材面貌很像母親，母親有一雙明亮的眼睛，一張鎮靜、堅強、同時又溫柔的面孔。

海英慈从父親那兒只繼承了他暴躁的脾气，隨着年歲的增長，老人暴躁的脾气变成了不愉快的憂郁。可是有一次，父親同兒子兩種不同的性格也發生过激烈的冲突，就像鋼同鋼互相打击一样。在这样一个非常激烈、非常危險的决裂之后，波格尔爸爸把兒子們的教育完全交給母親，母親知道用很少的、安靜的話去駕馭他們。他自己退回去从事他个人的偏好，那就是收集郵票。他站在寫字台旁边活像一株在岩石上生了根的枯樹干，他非常喜欢他各式各样的郵票，——朱紅色的，藍色的，橙黃色的郵票，从危地馬拉、紐西蘭、聖多明尼各地來的郵票，靠这些郵票的帮助，他可以飄过海洋，跨过大陸，到熱帶國家去漫游。

二

現在这一切事情，在兒子們归來的时候，完全忘記了。母親早就把一大玻璃罐腌豬蹄存放在一旁，現在她把它重新煮好，加上酸菜，盛在一个鉢子里擺在桌上。五瓶特別为了这种重要事件保留下來的、叔尔台斯出產的啤酒，更點綴了今天丰富的筵席。但是最妙的事情还是：大家在很長时期分別之后再一次平安地坐在母親身旁，面前擺着干干淨淨的盤子，盤子放在一張雪白的桌布上面；兩個大兒子覺得母親很多年以來一直就在那兒，用她平常沒有聲音的脚步在廚房和起居室之間走來走去；父親用他像羊皮紙一樣灰白的手，照平常的習慣小心地切豬蹄，好像他在進行一个困难的手術。一切都和从前一样。戰爭忘記了，在遼遠的俄國里慘無人道的战斗和緊張忘記了。这一切都离开他們很远了。

在起初半个鐘头里，母親只忙着遞東西，她不斷地給小孩

子們夾菜，斟酒，鼓勵他們盡量地多吃。老波格爾甚至于同母親开玩笑，稱贊她，他說，她為了這一個出人意外的節日，很久以來就把面包籃子高高挂起，把一切有點油水、帶點酒味的東西都節省下來。海英慈忽然站起來，高舉盛滿啤酒的杯子，莊嚴地祝福“柏林最好的母親”，在這當中大家從他猛烈的動作和斬釘切鐵的手腕看出，他是一位候補軍官或者至少從軍官們那兒抄襲了不少的姿勢。彼得剛好同他相反，有點兒不開展。因此波格爾爸爸說：“喂，你怎麼樣，少尉先生？”彼得跳起來同母親碰杯，靜默地喝干他的啤酒。

母親撫摸他淺色鬚曲的頭髮。

几杯酒落肚，談話就活躍起來了。海英慈很想知道，現在馬格斯、愛華德、項斯、奧古斯特和魏利在什麼地方。俄國已經吞噬了他許多的舊同學，有好些在北非洲失了踪，另外還有一些留在東方，或者在歐洲什麼地方的醫院里養傷。事實越來越清楚，這真是天大的幸運，戰神對波格爾一家人另眼相看，甚至于讓兩個兒子帶着官銜和榮譽回到家里來。平常不大講話的母親，想提高大家的情緒，把談話從孩子們的男朋友轉到他們的女朋友。她告訴他們：瑛格·李文不斷地來打听海英慈，還有塗黛·韋因何德和麗麗·魏斯也曾經問到他。海英慈認為這是當然的事情。母親對着彼得，對着少尉先生，微笑，輕聲地說：“吳爾茜還在西門士辦公室里工作，她上星期還打電話來呢！”

彼得連耳根都紅了。

波格爾爸爸不願意談論這類的事情，他說：“好罷，不要講了，媽媽！孩子們的事情孩子們自己會處理。現在讓他們稍

微報告一點外邊的情況。現在那位童話姑媽天天講的故事，連吃奶的孩子也不相信了。”

“童話姑媽嗎？”海英慈問。

“是的，就是我們國家的廣播和我們偉大的宣傳大炮，”老头子回答道。

海英慈釘視着父親，把剩余的啤酒一口氣喝完說：“這兒在國內，你們倒是很會創造開玩笑的新名詞呢！”

父親喝了几杯啤酒，很容易提起兴致，他繼續說：“你知道，這兒大家已經不再因為英國空襲的緣故，把赫爾曼·戈林叫做赫爾曼·邁爾了^①。現在大家叫他做騰格爾曼——這名字倒不壞，不是嗎？騰格爾曼是有名的咖啡店，意思就是，在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家分店！^②”

“還有我們在前綫的士兵，大家又叫做什麼呢？”

三

母親看見大兒子眼睛里燃燒起來的火焰，多年以前他同他父親中間發生的一場劇烈衝突，又重新出現在她的眼前。她趕快插話道：“你們老是講話！彼得在外邊到底也有一些經驗，讓彼得講講罷！”

不過媽媽並沒有仔細聽他講。彼得有點遲疑地開始談到他在布特爾哥羅德和奧雷爾的坦克會戰，那時他那個兵团，

① 經營英國貿易的公司，意謂戈林專門販運英國的空襲。 ② 德文中“分店”和“打敗仗”是同一個字，“在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家分店”，意思就是“在每一個城市都打敗仗”。

受了嚴重的損失，經過短時間休息之後又向南敗退，退到第聶伯河的下游，他又談到他自己本人在梅里托波爾激烈的巷戰中，右肩上中了一個開花彈的碎片，因此把他打回了老家。母親只聽見了這些主要的情節。

但是在他談話中間，母親好像從很遠的地方，可是又是很清楚地，聽見父親的聲音，聲音里有“鍊子”和“瘋狗”這一類的話，母親不免恐怖起來。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！這樣的事情現在再也不會發生了！那時候發生這件事情，是因為九歲的海英慈不肯吃菠菜。他絕對地吃不下菠菜，那一種煮熟了的、剝爛了的菠菜，因為一個同學曾經有一次對他說，這樣綠色的東西是“金龜子拉的屎”。自從那個時候起，只要看見菠菜，海英慈就要發嘔。但是波格爾爸爸曾經在書上讀過，剛好菠菜里面含有非常豐富的維他命。因為這個緣故，他們每星期至少要吃一次菠菜，海英慈不得不勉強吞下去，就算他跑到外邊廁所去再吐出來，也非吞下去不可。

有一天，這個小孩子想把一滿盤菠菜偷偷地端出去，但是他父親隔着報紙在觀察他，他立刻命令他：“菠菜要吃下去！”

“我再也不能夠吃了，爸爸。”

“只要一個人願意，他就能夠做一切的事情。”

“我再也不願意了！”九歲的海英慈，臉色白得像一堵粉牆，在他的眼睛里一種奇怪的火焰圍繞着瞳孔在跳舞。父親已經把報紙放下，站起來。

“你不願意嗎？”

“我不願意。”

海英慈也站起來。

父親走到孩子的旁邊；他口里數：“一……”

海英慈筆直地站着，他望着父親的眼睛，他不动。

“二……”老头子把九歲的孩子壓下來坐在椅子上。“三！”他把他兒子的頭按在盤子中間。他緊緊地按住它。這時候，母親坐在那兒像癱瘓了一樣。幾秒鐘過去了，海英慈的頭仍然給壓在綠色溫暖的菜羹中間。父親堅決地說：“吃下去！”接着他退回到他的安樂椅去，他充分感覺他已經給了孩子一個教訓，他把他的教訓用結實有力的幾個字表示出來：“鍊子總比瘋狗多！”

接着發生的事情，真像閃電那樣快。母親看見孩子跳起來，他手裡有一種東西在閃光，一把叉子呼的一聲在空中向着父親飛去。父親趕快向旁邊一閃。那把叉子由於用力過猛，釘在安樂椅上方的門板上。海英慈站在那兒，臉色像死人一樣，臉上沾了許多菠菜的綠色的斑點，他的眼睛中間燃燒着火焰，他的嘴一半張開，好像他要大聲喊叫的樣子。現在母親的四肢又有力量了。她跳在兒子的面前，把他的頭緊緊地壓在自己的胸前。

有好幾個星期，這個孩子不許同父母一個桌子吃飯。從那一天起父親再也不撫摩他。差不多一年之久他不同他講一句話，一年以後也只同他講非講不可的話。他越來越從他家庭鬥爭的戰綫撤退到他經常的工作——隱藏在他收集郵票的堡壘之中——撤退到遼遠的熱帶地方。有一次他對母親說：“你對付孩子們比我有辦法得多。”

凡是父親靠壓制孩子們的意志不能達到目的的事情，母親隨便說一句好話就成功了。孩子們雖然個性不同，他們都

着她眼睛的表情來決定他們的行動。是的，他們猜得出母親最細小的願望，他們使她出乎意外地得到滿足，她根本用不着說出她的願望。有一次一位相識的女人來拜訪母親，她戴上一朵從南非洲移植來的一種白色的花，孩子們聽見母親稱贊那朵美麗的花。就在當天晚上，彼得把他的撲滿打破，去買來一株同樣的花。海英慈也立刻出現，帶回四株同樣的花，有兩位同學幫他一塊兒把這花搬回來的。

艾雷希的確是生在一个不同的時代。他整天忙着希特勒少年隊的野外練習，行軍，集合，特別是防空服務員的工作，母親近來很難得看見他。他就是这样忙，他根本沒有工夫來關心母親的願望。

四

她望着兩個兒子，海英慈正對彼得解釋俄國坦克進攻的戰術。孩子們都長成人了，他們比從前更嚴肅，更堅強，對她也更疏遠。不，不是更疏遠，那不過是因為他們穿着的軍服，成了習慣的挺直的姿勢，和他們迅速的動作。根本上他們到底還是她自己的孩子。——海英慈的性情仍然是暴躁，爽直，心里不能隱藏什麼事情，彼得的性情仍然是沉靜，拘謹，緘默。

就是現在，彼得正在沉思地呆望着前面，海英慈却激烈地在說服他。彼得雖然不回答什麼話，他却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家伙。以前一直是這樣的。她忍不住回想到多年以前，那時候他們的女傭人愛彌還在他們家里工作，那時候愛彌想引誘五歲的彼得每天早上自己弄乾淨手指甲。她對他說，手指甲下邊黑色的“訃文黑邊”代表死神；要是這些“訃文黑邊”不弄干

淨，白色的“月亮”就会在手指甲根上長起來，要是大指頭上面也長月亮，那麼這個人立刻就要死。這個威脅的可能性，給小彼得留下了一個很深刻的印象，從此以後，每次吃飯，他的一雙手總是洗得干干淨淨的。

有一次他生白喉。年老的顧問醫生弗爾德來替他注射血清。彼得非常激動，抱住母親，發狂地拒絕打針。忽然他變得安靜了，他釘視着顧問醫生的手，毫無抵抗地讓他進行注射。

“真是一個漂亮勇敢的孩子！”老醫生稱贊他。“他將來要作一個軍人！他不怕死，不怕鬼！”那時候小彼得勇敢的報酬是一整塊的奶油巧克力布丁。但是這個勇敢的美德立刻又被舊的壞習慣抵銷了。彼得的手指甲重新又有從前的“訃文黑邊”，愛彌的威脅，母親的警告，絲毫不能夠說動他再去注意他手指的清潔。母親嚴密偵查這個人。

她發現事實是這樣的：當醫生手里拿着針向他進行注射的時候，他非常恐懼，釘視着他的手，他發現醫生每個手指頭上都長得有“月亮”，大指頭上也長得有月亮，可是醫生仍然是活着的！他一切恐懼都沒有了。現在他再也不相信愛彌一句話，不但愛彌的話他不相信，任何人的話他也不相信！他再不肯弄干淨手指甲了！

雖然彼得在別的事情方面，是一個肯聽話好管教的孩子，在這一點上，他再不聽話；一直到中學的後半期，他手指甲下邊永遠保留着“訃文黑邊”。他並不扔叉子來反抗第一次的欺騙；但是他沉默地、堅決地、用他自己的方式來反抗，他永遠保留着他的“訃文黑邊”。

母親回想起從前那個又短又小的彼得和他那種抵抗的方